



詩

傳

詩

傳



服部文庫
 117
 762
 1



117
162
1

刻詩書古傳序

先王之道詩書禮樂是爲四術及周之衰也禮樂寢壞孔子之聖也不能興大道於東周徒四術是脩然禮舉行事樂存伶工其載策者唯詩書耳其終也秦皇揮炬玉石俱焚而郁郁周道鞠爲茂艸免其燔毀者鑿藥卜筮種樹之書其見于史者爲然

其鑿藥卜筮種樹之書晨星于今而俱焚
之詩書猶却存矣余嘗疑大史氏之言不
徵乎後世焉竊謂秦雖舉火之乎詩猶存
諷詠書或記暗誦坑餘之諸儒逃死四方
者傳而相成一家然以暗誦之故人人所
傳同音殊義輾轉相舛殊異訓詁於是乎
詩有齊魯焉有韓毛焉書有古文焉有今

文焉其派爲數家職此之由今雖欲遡洄
洙泗未汜濫之初而觀夫子刪叙之面目
得乎今
本邦治平百年文運之盛有吾春臺先生
纘緒物夫子汲汲皇皇乎斯文學益復古
以其敦詩書彙輯詩書之義於往籍其撰
博取周秦漢氏之書類分篇章而諸家之

義粲然可觀矣。然後秦氏之所厄，漢儒之所淆洗，然乃遂復。夫洙泗滔滔之流，不亦媮快乎？其文獻所徵，周秦之書居多，其餘漢人之書略存。古時之緒言與古不甚逕庭，猶足徵矣。若夫東漢諸儒之言，距古既遠，義可疑者不鮮矣。一二可採錄，亦僅僅不盈掬，是其攢撫所以止於西漢也歟。是

蓋先生之意也。其纂輯之由南郭周南二先生之序具焉。書成而先生歿矣。已來十年，二三兄弟憂其為蠹魚所毀，損友人稻垣長章謀校於吾大曾，效卽我助校。校成命梓寶曆丁丑九月大鹽良謹序。



命林實翻下丘大代大體身藍承多其餘
賦身章藉對於吾大曾效唱非祖對對如
平二三又來憂其為盡魚和總財文入辭
次生之教具為書出而决主與矣山來十
蓋次生之貴也其樂博之由南得周南二

詩書古傳序

古者邈矣而載籍雖多先
王所以成人孔氏所以講學
四術而已矣其所載於辭以
誦讀焉詩與書而已矣學者
必折中孔氏而古者邈矣吾

何以從夫洙泗變然之間而親
聞其所以裁成匪獨此焉凡
古君子無不涉詩書而習矣
亦皆游泳其中如魚在水是故
其所以道事達意者稱引不
惑彼此相喻固亦不待訓詁而

行焉者當矣矣左氏傳載氏記
以至管晏為荀諸外家語誕
可觀不其然乎是善沮徠先生
所為援古徵古而發揮經典之
意也詩書雜見簡編者自漢
以上善數十家而不可比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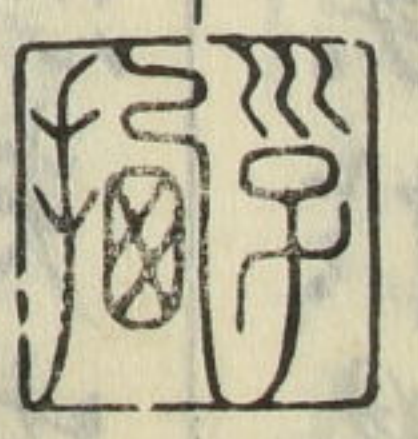
先生嘗有志於采輯以察其
象不果而大宰德夫精脩古
經乃因其意旨廣覽之餘隨
見而纂焉初先生疾未病焉
觀其二三所始大說以為無為
焉乃布曰詩書古傳遂隱遁

益成其業且欲疾病已乃序
其意而終不起悲夫雨來十有
餘年而今歲德夫所業成矣
卷凡三十四偉哉大也此亦獨繼
先生之志而已凡古君子補續
為常所以道事達意者於是

視其所用視其所用而後比類
附事意自粲然矣德夫有功
於詩書不亦偉大哉學者乃
知造孔氏所講因以原先王之
義有此哉今於取諸府從此以
注世雖後字為忘游詠古之

教以達先王之道哉瑣焉章
句刻帖不與焉布曰傳云者為
亦古之遺意云先生若在必
將發起予也嗚呼悲夫先生
已逝而不及此業成矣於是序
元文二年冬十二月

昭元喬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書古傳叙

書先王之訓大法經世安民之道
存焉故曰書以道政事後世則以為
心法傳受之書是竹謂乎蓋有治
天下之量而後有治天下之心古者君
臣抱蜀臨民所為上無非安民之事
者其所為道唯是已王綱解紐士

唐任道浮沈閭閻蒿目觀世其所
治不過一身循身者必求諸心老
莊瞿曇先得我心者也後世儒者旁
觀艷羨傳會我道動則曰心所見殊
大小宜其不能讀書乎詩書六藝一
徑宋儒則為性理之具悲夫昔者我
徂徠先生憂其如茲著辨道辨名

論語徵以具其說唯大學中庸有解
其它經則未暇給嘗謂欲解古書莫
若求諸古古人有所論說往往稱詩書
秦漢以上亡論經史諸子百家言涉
詩書者彙輯臚列以中其會庶幾得
古人之指歟延顧左右唯德夫足以辨之
則授成其緒德夫業未半而先生易

篋頁少間請其所為名者先生言古傳哉
 今年詩書古傳成將授梓以兄弟義
 遠徵叙言姑述所與聞者以應之
 元文已未三月朔長州山縣孝孺謹書



詩書古傳目錄

第一卷

統說

第二卷 詩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螽斯 桃夭 兔
芣苢 采芣 漢廣 汝墳

第三卷 詩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
露 羔羊 標有梅 小星 野有死麕

騶虞

第四卷 詩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詩書古傳

目錄

萬山房

第十卷 詩

小雅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
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

鴈 沔水 鶴鳴 祈父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第十一卷 詩

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第十二卷 詩

小雅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第十三卷 詩

小雅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
將大車 小明 鼓鐘

第十四卷 詩

小雅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裳裳者
華 桑扈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
初筵

第十五卷 詩

小雅

采芣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柯草不黃

第十六卷 詩

大雅

文王

第十七卷 詩

大雅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第十八卷 詩

大雅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第十九卷 詩

大雅 酌 生民 行葦 既醉 假樂 公劉 河

第二十卷 詩

大雅 民勞 板 蕩

第二十一卷 詩

大雅 抑

第二十二卷 詩

大雅 桑柔 雲漢 崧高

第二十三卷 詩

大雅 旻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

第二十四卷 詩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昊天 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第二十五卷 詩

周頌 載見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絲衣 酌 桓 賚 敬之 良耜

第二十六卷 詩

魯頌 駉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啟武

第二十七卷 書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第二十八卷 書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第二十九卷 書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上

太甲中

咸有一德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第三十卷 書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大誥

旅獒

第三十一卷 書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君奭

蔡仲之命

洛誥

多方

第三十二卷 書

周書

立政

君陳

文侯之命

康王之誥

費誓

秦誓

第三十三卷

逸詩書

第三十四卷

逸詩書

目錄 終

策三十四卷

策三十三卷

策三十二卷

詩書古傳引用書目

春秋左氏傳 周魯人左丘明著

國語 左丘明著

管子 周齊人管夷吾著

禮記

孝經 古文

論語

家語

大戴禮 漢梁人戴德著

晏子春秋 周齊人晏嬰著

吳越春秋 漢山陰趙擘著

越絕書

墨子 周宋人墨翟著

孟子 周鄒人孟軻著

荀子 周趙人荀况著

列子 周鄭人列御寇著

莊子 周蒙人莊周著

子華子 周齊人程本著

孔叢子 漢魯人孔鮒著

韓子 周韓公子非著

春秋公羊傳 周齊人公羊高著

戰國策

呂氏春秋 秦相國陽翟呂不韋著

韓詩外傳 漢燕人韓嬰著

新語 漢楚人陸賈著

新書 漢雒陽賈誼著

淮南子 漢淮南王劉安著

春秋繁露 漢廣川董仲舒著

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著

鹽鐵論 漢汝南桓寬著

法言 漢成都揚雄著

新序 漢沛郡劉向著

說苑 劉向著

列女傳 劉向著

漢書 漢扶風班固著

凡三十四部

詩書古傳卷第一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左氏傳僖公二十七年

趙武曰。詩以言志。

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

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

師亥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

國語魯語

管子曰。止怒莫若詩。

內業篇

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又曰。詩記人無失辭。

山權數篇

禮記曰詩書不諱

曲禮上篇

師乙曰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禮記樂記篇

孔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又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又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

書者也

禮記經解篇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述而篇

子曰興於詩

論語泰伯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論語子罕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子路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論語季氏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

陽貨篇

越絕書曰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外傳本事篇

范子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越絕書外傳枕中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離婁下篇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詳見小雅北山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勸學篇

荀子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

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

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

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儒效篇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

相。其心同也。大略篇

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

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

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

有哀焉。大略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天下篇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

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

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

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

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

書之大義舉矣。孔叢子論書篇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孔叢子論書篇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

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

也。孔叢子論書篇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孔叢子論書篇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孔叢子雜訓篇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

曰昔之曰一本無

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孔叢子居

衛篇

新語曰。詩以仁義存亡。書以仁敘九族。道基篇

又曰。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慎微篇

新書曰。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

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道德說篇

又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今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同上

純按今當作令

淮南子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汎論訓

又曰。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言者。言弗能言也。同上

又曰。詩之失僻。詮言訓

又曰。服劔者期於鈇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勝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脩務訓

又曰。書之失也。敷。詩之失也。辟。又曰。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又曰。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秦族訓

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同上

又曰。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同上

春秋繁露曰。詩書序其志。又曰。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玉杯篇

又曰。所聞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入仁。精華篇。純按話當作詰。

孔子曰。書以道事。詩以達意。史記滑稽傳

太史公曰。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史記自序傳

又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同上

大小夏氣丸。立於學宮。古文尚書。出於...

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

問者。其書誰乎。問神篇

又曰。說事者莫辯乎書。說志者莫辯乎詩。寡見篇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說苑奉使篇

漢書曰。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

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

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

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
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
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
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藝文

志

又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
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
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
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
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
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
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
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
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
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同上

翼奉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漢書本傳

又曰。詩有五際。同上其言不立。具限。聖文。試。於。春。庚。期。

匡衡上疏曰。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

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

者。審所上而已。漢書本傳書。以。六。二。十。六。篇。詩。之。六。十。六。篇。

又曰。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

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同上始。以。觀。其。宮。而。卷。第。一。終。

詩書古傳卷第二詩曰。亞。夫。矣。直。而。不。曲。曲。而。不。屈。

天。謂。之。大。難。曰。賣。日。本。信。陽。太。宰。純。輯。文。

詩而不廢。然而不言。其間。詩之。其。亦。詩。有。夫。王。之。豈。

周南。入。乎。自。增。以。不。與。精。以。之。精。心。難。曰。夫。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美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篇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

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記

義篇。純按羔羊當作無羊。

而不辭。而不到。而不稱。而不知。

關雎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禮記緇衣篇。鄭玄曰。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同上。泰伯篇。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家語好生篇。

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第一卷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韓詩外傳第五卷新語曰。關雎以義鳴其雄。道基篇

新書曰。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忠云爾。胎教雜事篇。純按忠當作終。

淮南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乖居也。泰族訓。

太史公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史記儒林傳。

鹽鐵論。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能及。離道不遠也。執務篇。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

不能及。離道不遠也。執務篇。

法言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也。孝至篇。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而致其功焉。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

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嬖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

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子何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則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竄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

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紀綱之務。敵國五六。南有

天意可回
一本作天
唯願息

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意可回。此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

杜欽曰。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述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嘗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

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漢書
本傳匡衡上疏曰。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漢書
本傳

葛覃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禮記緇衣篇

卷耳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

周行也左氏傳襄公十五年

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解蔽篇淮南子曰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

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存。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倣真訓

螽斯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

有子字

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韓詩外傳第九卷。純按孟輟然孟下

脫子字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

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上同

桃夭

禮記曰。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大學篇

兔置

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

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

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左氏傳成公十二年

呂氏春秋曰。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下。有餓

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

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

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

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

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饗。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馮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報更篇

鹽鐵論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

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鬼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備胡篇

采芣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

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列女傳貞順傳

漢廣

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

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將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曰已知之矣。斯婦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

可求思。此之謂也。列女傳辯通傳純按韓詩外傳載此事甚略故茲不取

汝墳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第一卷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

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

